

(二)佛的自覺之道：佛陀在未成道前，最初所感覺到的，是人類自然的痛苦，如生、老、病、死諸苦，在人爲方面有階級的壓迫，和殘酷的鬭爭，引起其悲憫之心，欲從根本上去尋求解決的根源，他曾試用過很多外教的方法，而畢竟不能使他滿意，終於在菩提樹下靜坐，靈光一現，遂抹除了人性的矇昧，顯出自性的光輝，像一陣清風般的吹散了浮雲，像一輪紅日似的驅散了陰霾，當他覺悟時開頭的第一句話：「啊！原來大地衆生，皆具有如來智慧德性。」這句話像暮鼓晨鐘，敲醒了人們沉睡的夢，從自覺的道路上，給我們帶來了自由平等，佛與衆生的差別，僅在毫厘之間，覺性未顯發時是衆生，一經顯發，即便是佛。這點覺性，在凡不減，在佛亦不增。

六、結 論

從人文的基本立場和歷史的觀點來看，「人間何

以有佛？」這是人性開展必然要產生的問題。在矇昧渾沌中的人性向外衝擊的時候，祇是一鼓作氣，當它衝到某一個方向，一旦碰壁，便是回頭反省的機會。其間何去何從，不免有茫然的感覺。東西文化在原始期中，應該是感驗於外的，而幸運的東方人，却先得到了回到本身上来的這把開啓人性的鎖鑰。東方的聖人講克己，講內聖，講反身而誠，講反求諸己，無一不是先從內部用功夫，佛家更是如此，所謂成佛，不是先從人性的淨化入手，故含有高度的，極理智的人文主義色彩，由人到佛的，實即是人性由矇昧到自覺的歷程罷了。

以上是本人閱讀「人性的開展與學佛」的一得之愚，我以為在人性開展中，存在的問題尚多，今日社會思想，日趨混亂，對人性發展是阻力？抑是助緣？當有待我們揮起智慧的利劍，去斬斷這些葛藤，使人類早證菩提，早成佛道，是當前學佛者應該認識清楚的問題！（屏東農專）

佛學與唐代讀書風尚

臺大石萬壽

佛

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土以後，經過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的戰亂的刺激，與僧侶們的熱心傳佈，

到了隋唐，已進入了極盛時代。這時代的佛教，在主流上，因其內容豐富，教理圓融，宗派林立，而幾文

配了中國整個的思想界與民間信仰，並且傳播於日韓各國，使中國成爲當時世界最出色的佛教聖地；在客觀方面，唐代的社會、政治、藝術以及讀書風尚，在都受到佛教的薰染，這是人所公認的事。此處謹就唐代的讀書風尚，說明佛教對當時社會影響之一斑。

唐人的讀書風尚，概可分爲前後兩期：第一期是由唐高祖到高宗武后攝政時。這一時期士人讀書地點，大都集中於都會通衢，與佛教的關涉較小；第二期是武后以後，迄唐代滅亡爲止，這一時期的士人，則多以山林寺院爲進修場所，因之與佛教發生了不可分的關係。主要原因，是由於佛寺本身具有種種優良條件，使讀書山林寺院，蔚成風尚，茲述如後：

1 環境清幽，風光絕勝：寺院多處於山林水隈，風景宜人，最易抒發性靈，增加讀書效果。如長安附近的華山、太白、終南；洛陽近郊的龍門、昌谷、陸渾諸山；廣州郊外的蘿浮、洪州的廬山、敦煌的千佛洞，士人讀書其間者，不知凡幾！

2 藏書豐富，便於研究：唐代寺院的藏書，除佛教經藏外，還有很多經、史、子、集等，足供士子涉獵研究。又以中葉以後，戰亂頻仍，兵連禍結，大都會時遭破壞，士人貴族爲保存自己的著作及藏書，多送入寺院。蓋寺院向爲亂兵所敬重，天下雖亂，而寺院却能安然無損，此或係人類與生俱來的宗教心理使然。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，分藏在廬山東林寺，及蘇州南禪寺等處，卽爲一例。此外士子獻書於寺者亦復

不少，經過日積月累，寺院圖書漸次豐富起來，實給在廟中的讀書人，帶來莫大方便。

3 僧侶博學，引人崇拜：自南北朝以來，第一流的學者，多屬僧侶，他們除內典外，對經史詩文，均有精深造詣。且彼等操守謹嚴，足爲社會楷模，引起士子們的崇拜心理，樂於就教。如唐才子李端卽居廬山從皎然讀書；陸希聲洗心求道於仰山通智大師，此外名士官吏時與僧侶爲詩文友，極爲普遍。如李太白、王維等詩文集中，就不乏與僧侶唱和的詩句，這也是促成唐代讀書風尚的原因之一。

4 慈悲周濟，寒士蒙庇：佛門本以慈悲爲懷，對於寒士，時予周濟，供給衣食住所，使能安心向學。其間雖也有部份僧侶，心胸狹隘，對這些不能自食其力的寒士不表歡迎，甚至惡作劇的揶揄，使寒士們不入骨，但一般的說，其主持人多識大體，給寒士們不少方便。王播少孤貧時，曾作客揚州惠昭寺，隨僧齋餐，諸僧甚厭之，乃在飯後打鐘，播聞鐘起至，而飯已開過，曾有「上堂已了各西東，慚愧闌黎飯後鐘，二十年來塵撲面，始得今日碧紗籠」之句，可以想見其受歧視的情形了。

5 熱心教育，服務社會：寺院除了供給士子的生活必需品外，並熱心於教育的推廣，設義學，以僧爲師，及延請通儒碩學爲教席，嘉惠士子良多。這樣既可爲社會服務，復可於此中吸收優秀信徒，可謂一舉兩得。其課程除經義外，亦雜授詩文，遣使寺院成